

## 【自白】

## 先民永恒的印记

□本报记者 高莉

我是人类远古先民最原始的文化遗存。在没有文字，更没有笔墨纸砚的洪荒时代，人类以石器为笔，用纯朴直接的方式将他们心中的大事凿磨在岩石“记事本”上。

我的家乡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拉沟，2000年搬到巴彦淖尔盟阴山岩画博物馆（今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定居至今。我的家族很庞大，在乌拉特前旗、中旗、后旗和磴口县境内东西横亘220公里，南北绵延60—120公里的阴山山脉中，住着5万多位我的亲戚。

古代的阴山景美如画，尤其阴山南麓，是望不到边的肥美草原、森林，河流纵横，动物成群。斗转星移，时序更迭，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狩猎是他们最根本的生存方式。每次狩猎成功，每次找到水草丰茂的栖息地，他们都觉得这是太阳的恩赐。在他们心中，太阳就是高悬天空、主宰万物、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他们把严寒酷暑、风雨雷电、季节交替变化都归于太阳的能量，因此就以太阳为图腾崇拜。

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标志。有一天，部落首领命令2个族人出去找块平整的岩石，在上面凿磨出太阳神的画像，供大家膜拜。这二人便穿梭在阴山的山林间，寻找合适的“画板”。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比较，他们终于选定一块光滑的岩石。他们一边磨制“画笔”，一边设计画面。最后确定，先在“画布”中间凿刻出太阳神的画像。太阳是圆的，那么太阳神的脸必然也是圆形。万能的太阳神必须得有智慧的双眼，敏锐的嗅觉，灵巧的嘴巴，于是，他俩又给太阳神像凿磨出代表眼睛、鼻子和嘴的小圆圈。两个人边抹额头的汗水边端详太阳神的画像，觉得还少些什么。他们看看“画板”，又扭头看看太阳，其中一人突然拍了下脑袋，对伙伴比划着说：“光、光，太阳神会发光！”旁边的人顿悟地连连点头，拿起尖利的“石笔”，顺着太阳神像脸的外缘，悉心凿磨出一道一道象征太阳光芒的线条。完工后，二人看着由沟槽很深的“U”形线条组成的图案，确定这就是他们心中太阳神的模样，又在它周围点缀了星辰、人面像图案，这才满意地返回部落向首领复命。

“人靠衣装马靠鞍”，我原本是阳山上的一块普通大石头，因为身体被凿磨上了太阳神像，就有了身份，经常有部落首领带着一群人在我面前或叩首祈祷，或振臂欢呼，我分担着他们的忧愁，共享着他们的欢乐。

时光如烟，在我眼前缕缕飘过，历史的车轮滚向青铜时代。一天，一位过客经过我面前，端详了我片刻，摸了摸我身体上的太阳神像，便用比石器硬许多的东西在我身上镌刻了“大唐口”三个字。虽然我迄今不知道这三个字的意思，但它们和太阳神像等图案一样，一直和我如影相随，是人类先民留下的永恒印记。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巴彦淖尔市境内的阴山岩画有150多个分布点、5万余幅岩画，总数居世界之首。

## 精彩的「无字史书」

□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陈敏

岩画上有2幅太阳神像。一幅在画面中间稍偏下些，一幅在画面右边，都是圆脸，眼睛和口鼻均呈圆穴状。画面上还凿磨有4幅人面像，人脸或圆或方，五官简易。画面的上方布满圆穴状星座，寓意太阳神居于繁星密布的苍穹之中。右侧太阳神像的头左上方篆刻“大唐口”三个字。



### 阴山岩画

长130厘米、高136厘米。



阴山岩画发现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韩乌拉沟。太阳神像是一种很稳定的面形，除了有眼睛、鼻子、嘴以外，还在头顶或头形轮廓周围有一道道像太阳光芒四射的线条，专家们认为，这应该就是生活在阴山的先民崇拜的太阳神。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提供)

阴山岩画是世界上被发现最早、最大的岩画群之一。几万幅岩画组成绵延千里的艺术画廊，镌刻着远古先民留下的文化瑰宝。

巴彦淖尔市境内的阴山岩画有150多个分布点、5万余幅岩画。专家考证，这一地区的阴山岩画始于石器时代，大量出现则在秦汉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朝。

最早发现阴山岩画的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记录：“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又云：“河水自临河县东经阳山南，东流经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故名之矣。”这里所说的“画石山”“石迹阜”即位于阴山西段的狼山山脉，“虎马之状”“鹿马之迹”则指阴山岩画中有虎、马、鹿等动物图案的岩画。

1400多年后，被誉为“中国岩画之父”的盖山林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揭开了阴山岩画的神秘面纱。其中，人面太阳神像岩画是他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阴山地带韩乌拉沟沟底发现的第一幅阴山岩画，长130厘米、高136厘米。这是一幅阴山岩画中的精品力作，画面形象生动，保存完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因该岩画经常遭受山洪冲击，为了保护它，便于2000年移至巴彦淖尔盟阴山岩画博物馆（今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

院），是该院珍藏的体量最大的文物，也是镇馆之宝。盖山林先生自发现该岩画之后，连续10年到巴彦淖尔境内阴山考察，先后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岩画，使阴山岩画驰名中外。

仔细观察这幅岩画，发现上面有2幅太阳神像。一幅在画面中间稍偏下些，一幅在画面右边，都是圆脸，眼睛和口鼻均呈圆穴状。画面上还凿磨有4幅人面像，人脸或圆或方，五官简易。画面的上方布满圆穴状星座，寓意太阳神居于繁星密布的苍穹之中，表现出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右侧太阳神像的头左上方篆刻“大唐口”三个字。

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文物保管研究部的陈敏说：“太阳神像是一种很稳定的面形，除了有眼睛、鼻子、嘴以外，还在头顶或头形轮廓周围有一道道像太阳光芒四射的线条，专家们认为，这应该就是生活在阴山的先民崇拜的太阳神。”

从画面的工艺技法和完成程度判断，这幅岩画创作年代跨度非常大。太阳神、人面像和星座，是旧石器时代石器凿磨工艺，“大唐口”三字，则出自青铜时代的金属工具。在同一岩石上出现多个时期的画幅，这在阴山岩画中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阴山岩画作为河套文化的重要元素，以其起始时间早、延续长、图像内容丰富、人面及动物种类复杂、分布面积广等特点，堪称中国

北方民族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世界岩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陈敏介绍，阴山岩画的题材和分布地点有它的规律性，神灵头像和天体星象雕刻在山沟的垂直石壁或沟边坡岸的巨石上；野生动物图像大多出现在山巅岩石上；狩猎场面一般雕刻在山腰和山顶的岩石上。这些规律与作画时的社会环境、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一致。

以岩画的形式表现太阳神，归类在人面像的岩画中。我国分布着大量关于崇拜太阳的岩画遗迹，比如云南的沧源岩画、四川的珙县麻塘坝岩画、内蒙古的阴山岩画、青海的海西岩画、广西的花山岩画等，都有类似太阳神像的图案。虽然太阳神像岩画出现的地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人的面部特征，头顶或头形轮廓外有一条条长短不一的像太阳光芒的线形刻槽。就已发现的阴山岩画来看，其制作技法多是磨刻或凿刻。

岩画是远古时代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最早艺术形式，是人类聪明智慧的展现，也是文字产生的萌芽。阴山岩画是活动在中国北方的远古先民用最简陋的工具记录的他们最初的思维印记，从各种动物到日月神灵，从生活、生产、征战到原始崇拜，这些看似简单的画面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表现出远古先民强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可谓是一部“无字史书”，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 【观点】

## 人类最早的“文献”

□李芹

远古时代没有文字，人们在狩猎之余将生活场景、思想情感刻画在岩石上，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事件、表达思想感情。岩画中的各种图案便是文字发明前人类最早的“文献”。

阴山山脉是河套平原的天然屏障，生活在这里的远古先民、古代劳动人民，经过打磨凿刻，创作了数万幅岩画。在数量众多的岩画中，考古学家首先发现的是人面像岩画，其中，人面太阳神像岩画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收藏的人面太阳神岩画，表现了先民对太阳和天体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经常面临饥饿、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威胁，危险常在漆黑的夜里向他们悄悄逼近，而太阳给他们带来希望和面对生存挑战的勇气。

崇拜太阳，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上古先民敬畏太阳，观察太阳，意识到万物皆由太阳创造而来，认为宇宙天地先有太阳，而后才有人、飞禽走兽，有了万物生灵。人类在物质世界所知的最为尊贵、最为完善的力量与仁慈的象征就是万能的太阳。这种对太阳的崇敬最终演变成顶礼膜拜的太阳图腾，塑造出太阳神。

人面太阳神像岩画表达了先民对太阳的敬畏与感恩之情，是人类崇拜文化的体现，也直观表达出先民的精神世界。它的发现不仅使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古老世界中生动的艺术形象太阳神，也告诉我们当时活动在阴山地带的先民们崇拜太阳。

以太阳神像和星座为题材的阴山岩画，既是自然物的人格化，又包含着人的物格化，表现了先民“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崇尚自然的宇宙观。

（作者系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 【史话】

## 跨越时空的脉动

在文字尚未发明前，先民们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对世界的认知，一凿一斧镌刻在坚硬的岩石上，记录着人类文明曙光初现的模样。

阴山山脉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由大青山（狭义的阴山）、乌拉山和狼山组成。考古专家在阴山山脉狼山地带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狩猎图岩画，赭红色的线条勾勒出奔跑的野牛、弯弓的猎人，动物身上的箭簇清晰可见。作品用敲凿与涂绘结合的技法，将原始部落的生存场景定格成永恒。站在岩画前，耳边仿佛响起先民们狩猎时的呐喊声与号角声。

随着社会的进步，岩画的主题内容逐渐丰富。甘肃嘉峪关的黑山岩画中，不仅有狩猎、放牧的场景，还出现了舞蹈、祭祀的图案。舞者手拉手围成一圈，头饰随风飘动，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庆祝丰收的场景，表达着人们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

相比于北方岩画，南方的风格截然不同。广西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以赭红色的人物群像著称。数千个高达数米的人形，皆举手屈膝状，围绕着巨大的铜鼓图案排列。专家推测，这可能是古骆越人祭祀水神或祖先的场景。岩画图案线条简练却充满力量，显示出集体仪式的庄严。

岩画的载体随地域而变。新疆呼图壁的康家门子岩画，刻在侏罗纪砂岩上，人物形象夸张而富有动感，反映了早期人类对生命繁衍的敬畏。云南沧源的崖画则绘制在石灰岩上，用赤铁矿粉混合动物血绘制图案，记录了先民们农耕、战争、信仰等多元生活。

从狩猎采集到农耕文明，从自然崇拜到祖先祭祀，岩画像一本无字史书，串联起中华文明早期的发展脉络。这些凿刻在悬崖峭壁上的图案，是先民与天地对话的语言，也是留给后世解读远古智慧的密钥。一面岩画，犹如一卷刻在石头上的“史诗”。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斑驳的线条时，依然能感受到跨越时空的脉动。

（马小江 供稿）